

別林斯基選集

第一卷

滿 濤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別林斯基選集

第一卷

滿 濤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作 者 象

前 言

本卷所收的文章，均系別林斯基在一八三四至一八三八年間的作品，基本上反映了別林斯基文艺批評活动第一阶段，即开始摸索现实主义的艺术发展规律的阶段的美学思想。

这一阶段別林斯基美学思想的鲜明的特点是：

一，他认为艺术应该真实地反映民族面貌和民族性格。这种民族面貌和民族性格的真正体现者不是社会的上层人物，而是广大的下层人民。这就是他的美学思想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民主主义的性质；

二，他非常激烈地反对俄罗斯古典文学的模仿性质，为俄罗斯文学的独立发展进行斗争。他一方面反对那种简单地承襲西欧傳統的移植傾向；另一方面，他提出了必須在自己民族的土壤上建立本民族文学的論点。这是他美学思想的第二个特点——爱国主义的性质。

別林斯基美学思想的这两个特点最集中地表现在他对文学的人民性的理解上。他不仅說明了文学人民性的实质，而且提出了实现它的途径。他是把人民性的問題跟现实主义的問題（虽然他当时并没有使用这个詞）、艺术家真实地再现现实的問題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說，文学的人民性首先在于忠实地描写生活。

圍繞着文学的人民性問題，別林斯基极其深刻地闡明了人物性格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典型性与具体的现实性相結合的关系；还正确地說明了他自己所提出来的“现实的詩”的学說，批駁了那种脱离现实、完全以主观代替客观的“理想的詩”的学說。

他說，詩必須真實地反映生活，必須具有深刻的思想。而且，詩人還應該給這種深刻的思想尋找相適應的表達方式，即尋找那能便於人們理解與接受這種思想的表達方式。在這裡，別林斯基提出並解決了具有重大意義的藝術的內容與形式的結合問題。

革命民主主義者別林斯基在其文學活動的第一階段，就把藝術看成是一種創造性的社會活動，一種用來改造生活的手段。所以，他嚴厲地駁斥了那種所謂“純藝術”、“為藝術而藝術”的論調。並且指出，這種“藝術”實質上就是毒害人民、向統治階級獻媚的“藝術”。他認為藝術應當擔負教育人民的崇高使命。

別林斯基這個階段的美學思想都是通過當時俄國文壇上的鬥爭表現出來的。他堅決地反對彼得堡的那些捍衛專制農奴制度的刊物，如：《北方蜜蜂》、《祖國之子》和《讀書文庫》；他還與《莫斯科觀察家》雜誌及其主要人物謝維列夫進行了鬥爭。別林斯基無情地揭露了這個雜誌的“上流的”、反民主主義的傾向。

也應該說，在第一個階段，別林斯基還不是一個成熟的唯物主義者，他對美學上某些問題的解決還遠遠沒有擺脫唯心主義的觀點的影響。當時他還是自發地在探求文學的實質和現實主義藝術的規律和它的某些主要的標準。比方說，他這時，特別是在第一階段的初期，就曾接受了唯心主義哲學家謝林的一個中心論點，承認藝術是偉大永恆的宇宙觀念的表現，認為藝術有其本身的目的。此外，就是在對於俄羅斯古典主義文學的批評方面，也還有着過火的說法。在這個問題上，他的觀點與現代蘇聯美學界的觀點是不完全符合的。

但是，儘管這樣，也仍然沒有使他的民主主義的美學思想失去其進步的、歷史的光彩。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統一書号: 10019·1012

定 价: 1.60 元

目 次

前言	1
----	---

文学的幻想	1
-------	---

《小品集》和《密尔格拉得》	122
---------------	-----

我也来谈卡拉狄庚君的演技	125
--------------	-----

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	139
-------------------	-----

《弗拉季米尔·别涅季克托夫诗集》	203
------------------	-----

琐事瑣談	228
------	-----

论《莫斯科观察家》的批评及其文学见解	290
--------------------	-----

略谈《现代人》	368
---------	-----

别林斯基的话	377
--------	-----

莎士比亚的剧本《汉姆莱脱》	
---------------	--

——莫恰洛夫扮演汉姆莱脱的角色	382
-----------------	-----

附录	
----	--

题解	502
----	-----

文学的幻想

(散文体哀歌)

1

我告訴你一句真話，

真話可比一切謊話都差勁。

老弟，我來介紹：

怎么能更尊敬地称呼这些人？……

——格利鮑耶陀夫^①所著《智慧的痛苦》^②

你們有好書嗎？——不，可是我們有偉大的作家。——那麼，至少你們有文學？——相反地，我們只有書市。

布郎貝烏斯男爵^③

你們還記得那個幸福的時期，——當時我們的文學勃發了一些生氣，有才能的人一個接一個、長詩一篇接一篇、長篇小說一部接一部、雜誌和叢刊一本接一本地陸續出現；你們還記得那

① 格利鮑耶陀夫(1795—1829)，俄國著名的戲劇家。他的精心傑作《智慧的痛苦》送檢未被通過，僅以手抄本傳誦于世，作者死後四年，在一八三三年，刪削了方得出版。完全的本子，是在一八五〇年才出版的。

② 即《聰明誤》。

③ 布郎貝烏斯男爵是森科夫斯基(1800—1858)的筆名。他以《讀書文庫》為機關刊物而發表其大部分文章，自詡博學，主張輕松文體，借肉麻當有趣的機智博得一部分讀者的歡迎。他對果戈理有宿仇，同時也是別林斯基最猛烈的論戰對象之一。

个美好的时期，当时我們这样地以目前自傲，这样地寄希望于未来，并且，夸耀着我們的现实，更夸耀着甜蜜的希望，确信我們有自己的拜倫們、莎士比亚們、席勒們、司各脫們？嗚呼！你，O, bon vieux temps^①，到哪里去了，这些可爱的梦想到哪里去了，你，诱人的希望到哪里去了！一切在这样短促的时间里怎样地改变了啊！在經過这样强烈、这样甜蜜的誘惑之后，遭遇到的是多么可怕而心碎的失望啊！文学竞技士們的高蹠折断了，庸才們慣于攀登的草台倒塌了，而同时，我們从前这样迷恋过的为数不多的莖才小慧之徒都沉默了，昏昏入睡了，消声匿迹了。我們睡着时，做梦时，是克莱士，醒过来却变成了伊尔^②！嗚呼！一位詩人的这些令人伤感的話，非常适用干我們每一个天才和半天才：

沒有开花就凋萎，

在阴天的早晨！^③

是的，从前和如今，那时和現在！老天啊！……主要是一位俄国詩人的普希金——在雄偉有力的詩章里首先发散出俄国生活的气息，罗斯^④如此傾倒并珍爱他活潑的多样的才能，这样貪婪地傾听他嘹亮的音調，并且怀着这样的热爱对之发生共鳴的那个普希金，《波尔塔瓦》和《戈东諾夫》的作者的普希金；和那写了《安琪洛》以及其他死的、无生命的童話的普希金……柯慈洛，夫^⑤，——那謳歌賺得无数女讀者热泪的《修道僧》苦难故事的

① 法文：啊，过去的好日子！

② 六世紀里底亞之王克莱士以富著称；伊尔是在拳斗中为奥德賽所敗的乞丐。

③ 引自波列查耶夫（1805—1838）的詩《晚霞》。

④ 俄国的古称。

⑤ 柯慈洛夫（1779—1840），俄詩人和翻譯家，于一八二一年失明。

沉思的歌者，把華美的幻象和諧地傳達給我們的盲人，和另外那個柯慈洛夫——謠曲和其他發表在《讀書文庫》上的長短詩篇的作者，關於這些作品，我們只能說一聲平穩無疵，正象《叢談》上已經指出過的！……多大的差別！……我們可以舉出許許多多這樣可悲的比較，這樣可嘆的對照，可是……總而言之，正象拉馬丁所說：

Les dieux étaient tombés, les trônes étaient vides! ①

哪一些新神佔據了老神所遺下的空位呢？嗚呼，他們調換了老的，可是沒有能夠代替老的！在從前，我們的酷評家們，被當時大家都迷戀過的年輕的希望所激動，在單純陶醉的熱狂中喊道：普希金是北方的拜倫，現代人類的代表②！如今在我們的文學市場上，不知疲乏的傳令人們③又在大喊：庫柯爾尼克④，偉大的庫柯爾尼克，庫柯爾尼克是拜倫，庫柯爾尼克是莎士比亞的勇敢的敵手，向庫柯爾尼克致敬！⑤現在，巴拉廷斯基⑥們、波多

① 法文：群神倒落了，王座空虛了！

② 主張此說的主要是波列伏依（1796—1846），俄批評家、歷史家，《莫斯科電訊》雜誌的編輯。他在文學上堅持浪漫主義傾向，只能够理解初期的普希金，而不能理解後期的普希金，對於果戈理那種單純而自然的寫法就更無法理解。晚年和彼得堡的一批反动文人同流合污起來，投到了反动陣營里去。

③ 主要是森科夫斯基。

④ 庫柯爾尼克（1809—1868），俄詩人、小說家和戲劇家。他的作品專靠絢爛的詞藻和浮夸的英雄吸引注意。

⑤ 見《讀書文庫》和《殘廢者報文學副刊》〔按：原文把名字錯寫成，«Инцидентные прибавления к литературе»，意謂“對文學的殘廢者的增補”，以表示嘲諷之意。——譯者〕。——原注。

⑥ 巴拉廷斯基（1800—1882），俄詩人，普希金的友人。

林斯基^①們、雅寿科夫^②們、土曼斯基^③們、奧茲諾比欣^④們，被季莫菲耶夫^⑤們、叶尔蕭夫^⑥們這些先生調換了下來；在他們暗淡失色的光榮遺迹上，按照那句俗諺：山中无虎，猴子称王，煊赫称雄的是布朗貝烏斯們、布尔加林^⑦們、格列奇^⑧們、卡拉希尼科夫^⑨們這些先生。前一種人不是偶或饗我們以老腔老調，就是索性保持謙恭的沉默；後一種人則互相標榜，互称对方为天才，大声疾呼，好詆大家快買他們的書。我們在授贈天才桂冠和称頌詩歌宗匠方面常常是漫无节度的：這是我們的一個積重難返的宿弊；至少，這原因，以前是由于天真烂漫的迷恋，那是从高貴的來源——對親屬之愛來的；而現在，絕對是發源于自私的打算；加之，從前還有些值得夸耀的東西，而現在……我們一點不想侮蔑庫柯尔尼克君的優美的才能，然而我們畢竟還是可以肯定地說：在普希金和這位庫柯尔尼克君之間有着一段不可測量的距離，從庫柯尔尼克到普希金；

遙遠如天上的星星！

① 波多林斯基(1806—1886)，俄詩人。

② 雅寿科夫(1803—1846)，俄詩人，晚年變成斯拉夫派。

③ 土曼斯基(1801?—1858)，俄詩人。

④ 奧茲諾比欣(1804—1877)，俄詩人和翻譯家。

⑤ 季莫菲耶夫(1812—1883)，俄詩人，《讀書文庫》的同人。

⑥ 叶尔蕭夫(1815—1869)，俄詩人。

⑦ 布尔加林原籍波蘭，反动刊物《北方蜜蜂》的編輯，憲兵第三廳的密探。他善于迎合低級讀者的口味，在小說里作些庸俗的道德說教。早就是普希金的論敵。

⑧ 格列奇(1787—1867)，布尔加林的同伙，与布尔加林、森科夫斯基等三人，同为列林斯基抨击最頻繁最猛烈的對象，特別臭名昭著的是他关于俄國文法的著作。

⑨ 卡拉希尼科夫(1797?—1865)，俄小說家和人種學者。

是的——克雷洛夫①和济洛夫②君，札果斯金③的《犹里·米洛斯拉夫斯基》和格列奇君的《黑妇人》，拉舍奇尼科夫④的《最后的新贵》和馬薩爾斯基⑤君的《箭队》和布尔加林君的《瑪賽巴》，奥陀耶夫斯基⑥、馬尔林斯基⑦、果戈理的中篇小說，和布朗貝烏斯男爵的中篇小說——如果这也可以称为中篇小說的話!!!……这一切說明着什么？我們文学如此空虛的原因何在呢？或者难道真的——我們沒有文学？……

(待續)

2

(續前)

Pas de grâce! ⑧

——雨果，《馬里昂》；德·洛姆》

是的——我們沒有文学!

“这真好! 多新鮮!”——我听到有千万个声音答复我的卤

① 克雷洛夫(1769—1844)，俄著名的寓言詩作家。

② 济洛夫，俄寓言作家和詩人，生卒年月不詳。

③ 札果斯金(1789—1852)，俄历史小說家，官府紅人，莫斯科各剧院的監督人。

④ 拉舍奇尼科夫(1792—1869)，俄历史小說家，別林斯基讀中学时边查中学的校长。

⑤ 馬薩爾斯基(1802—1861)，布朗貝烏斯男爵所激賞的俗流文人之一。

⑥ 奥陀耶夫斯基(1803—1869)，俄作家，文学及音乐批評家。普希金的友人。

⑦ 馬尔林斯基是十二月党人別斯土舍夫(1797—1837)的笔名。俄国浪漫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小說专写“崇高的人物”，富于浮夸的色彩。馬尔林斯基的小說和专注重字面雕琢的別涅季克托夫(1807—1873)的詩同为当时流行的讀物，都是由于別林斯基的严正批評而致声名挫败的。

⑧ 法文：沒有寬恕!

莽的言論。“可是，不屈不撓地為我們探索歐洲文明的我們那些
雜誌，充斥着未完成的長詩、戲劇、幻想之作的天才斷片的我們
那些叢刊，塞滿着亿万本俄國作品的我們那些圖書館，我們那些
荷馬們、莎士比亞們、歌德們、司各脫們、拜倫們、席勒們、巴爾
扎克們、高乃依們、莫里哀們、亞理斯托芬們，該怎麼說呢？難道
我們沒有羅蒙諾索夫①、黑拉斯科夫②、杰爾查文③、包格丹諾維
奇④、彼得羅夫⑤、德米特利耶夫⑥、卡拉姆辛⑦、克雷洛夫、巴
丘希科夫⑧、茹科夫斯基⑨、普希金、巴拉廷斯基，等等、等等嗎？
啊！你對這一點怎麼說呢？”

-
- ① 羅蒙諾索夫(1711—1765)，俄國歷史上第一位大學者。普希金稱之為“我們的第一所大學”。他先于拉瓦錫發明物質不滅定律，在物理、化學、氣象學、礦物學各方面都有重要的建樹，在俄國語文改革方面貢獻亦大。
- ② 黑拉斯科夫(1733—1807)，俄詩人。以敘事長詩《羅西雅達》等馳名，但其價值不高。
- ③ 杰爾查文(1743—1816)，叶卡捷林娜時代最偉大的抒情詩人。別林斯基在本文中把他列為俄國文學的四大詩人之一，但在以後的文章中沒有對他重視，大概因為後來的俄國文學又有了新的進展，果戈理所代表的現實主義潮流把他的光輝奪去了。
- ④ 包格丹諾維奇(1743—1803)，俄作家拉·芳丹的模仿者。
- ⑤ 彼得羅夫(1736—1799)，俄詩人和翻譯家。
- ⑥ 德米特利耶夫(1760—1837)，俄作家。作有許多諷刺文、短嘲詩和寓言。
- ⑦ 卡拉姆辛(1766—1826)，俄作家和歷史家。受到英國感傷主義作家斯騰的影響寫成的六卷《一個俄羅斯旅行家的書簡》和打破古典主義規範而把一個飽受欺凌的村女寫入小說的《可憐的雨莎》，在當時引起過極大的反響，許多人竟相仿效，蔚為風氣，產生了無數“旅行記”、“書簡”以及“可憐的某某”之類。此外，他又寫了一部煌煌巨著《俄國國家史》，共十二卷。
- ⑧ 巴丘希科夫(1787—1855)，俄詩人。普希金的先驅。
- ⑨ 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詩人和翻譯家。曾任皇室師傅多年。翻譯過荷馬的《奧德賽》，席勒、拜倫等人的作品。

就是这样，亲爱的先生們：虽然荣无男爵之尊，可是我有自己的幻想^①，因此，我頑强地坚持那种宿命的信念，就是：不管我們的苏瑪罗科夫^②在悲劇方面远远地凌駕乎高乃依和拉辛君之上，在寓言方面凌駕乎拉·芳丹之上；不管我們的黑拉斯科夫在豎琴上礼贊俄罗斯人的煊赫的荣誉，跟荷馬、維吉尔分庭抗礼，在“弗拉季米尔”和“伊凡”^③的盾牌下安然无恙地进入了不朽神祇的宙宇^④；不管我們的普希金在极短期間奋起与拜倫媲美，成为人类的代表；不管我們多产的法杰伊·威涅季克托維奇·布尔加林，恶习的真正的惩罚者和摧殘者，有十年之久，在其作品中証明 *comme il faut*^⑤的人不應該欺詐和誑騙，酗酒和偷窃是不可恕的罪恶，通过风俗刻划的和道德諷刺的（称之为警察式的，不是更恰当嗎？）长篇小说以及通俗幽默短文，在糾风正俗一点上，把我們好客的祖国^⑥推进了整整一世紀；不管我們年輕的詩歌之獅，我們强大的庫柯尔尼克，第一步赶上了气吞宇宙的巨人歌德，第二步才落在了克留科夫斯基^⑦后面一些；不管我們可敬的尼古拉·伊凡諾維奇·格列奇（和法杰伊·威涅季克托維奇遙相呼应）解剖了、零碎分割了我們的語文，把語文的規

① 布朋貝烏斯男爵写过一本《幻想旅行記》，別林斯基这两句話是針對他說

的。

② 苏瑪罗科夫（1718—1777），俄国最早的古典主义戏剧家。此人特別走运，所以声誉蹿騰，被公认为俄国戏剧之父，其实是名不符实的。

③ 黑拉斯科夫写过两部长詩《再生的符拉季米尔》和《罗西雅达》，弗拉季米尔和伊凡雷帝分别为其中的两个主人公。

④ 即：进入了卡伊丹諾夫君的《通史》。——原注。

⑤ 法文：正派的。

⑥ 布尔加林，波兰人。曾参加拿破侖远征軍，事后又恢复俄国国籍，此处奚謔说他无恥善变而仍被俄国收留。

⑦ 克留科夫斯基（1781—1811），俄戏剧家。

律归納在三重文法^①中，——这三重文法是一間真正的圣室，那儿，除了尼古拉·伊凡諾維奇·格列奇和他的朋友法杰伊·威涅季克托維奇之外，任何一个凡人都还没有插足过，——这位尼古拉·伊凡諾維奇·格列奇整整一生没有犯过文法錯誤，只有在他那奇妙的詩情創作《黑妇人》里，据敏感的沙里科夫^②公爵見証，才破天荒第一遭跟文法吵翻，显然被过分飘逸多姿的幻想吸引了过去；不管我們的卡拉希尼科夫君在关于俄国的美洲——西伯利亚那片广袤无边的荒野的华美的描写方面，在关于它的粗犷之美的描繪方面，使古柏黯然失了光彩；不管我們天才的布朗貝烏斯男爵通过厚厚一本幻想的书，給了无知的欧洲迄今还尊之为偉大的学者的那两个江湖术士和騙子香波里翁^③和居維埃^④以致命的一击，并且在辛辣的机智方面，把世界上第一位隼才和饒舌家伏尔泰踩在脚下；不管对于我們沒有文学云云这一愚蠢意見有了确信的、雄辯的反駁，也就是由广博渊深的亚洲批評家久仲集-奧格魯^⑤在《讀書文庫》上如此聰慧而有力地申述了的那一反駁，——不管这一切，我还是要重复地說：我們沒有文学！唉唉！累坏了！让我透口气吧，——簡直要噎住了！的确，讀了这样冗长的句子，連布朗貝烏斯男爵都会上气不接下气，虽然他自己就是一位写冗长句子的老手……

什么是文学？

① 格列奇在他的文法著作中特別喜愛“三”这个数字，名詞有三种变格，動詞有三种变位……等等，所以別林斯基譏諷地称之为“三重文法”。

② 沙里科夫(1768—1852)，卡拉姆辛的信徒，《妇女杂志》的編輯。

③ 香波里翁(1790—1832)，法埃及古物学家。

④ 居維埃(1769—1832)法自然学家。

⑤ 森科夫斯基的又一帶有亚洲风味的笔名。

有些人說，某一民族的文学，應該指形諸文字的整个灵智活动範圍而言。因此，我們的文学，譬如說，就将包括卡拉姆辛的《国家史》和艾明①、謝·尼·格林卡②二君的《历史》；希勒哲③、艾凡茲④、卡倩諾夫斯基⑤的历史研究和森科夫斯基君关于“冰洲古事記”的文章；威尔兰斯基、巴甫洛夫的《物理学》和附有論述臭虫和蟑螂的小册子的《柯伯尼体系的崩潰》；普希金的《鮑利斯·戈东諾夫》和滿是榮湯和茴香酒的历史剧中的若干場景；杰尔查文的頌歌和斯威庆⑥君的《亚历山德罗伊达》等等。如果这样，那么，我們的确是有文学的，响亮的名字很多，响亮的作品也不少呢。

另外一些人把“文学”这个字理解作一定数量的美文学作品集合，就是法国人所謂的 *chef d'oeuvres de littérature*⑦。在这个意义上說來，我們也是有文学的，因為我們可以自翺有罗蒙諾索夫、杰尔查文、赫姆尼采⑧、克雷洛夫、格利鮑耶陀夫、巴丘希科夫、茹科夫斯基、普希金、奥賽罗夫⑨、札果斯金、拉舍奇尼科夫、馬尔林斯基、奥陀耶夫斯基公爵及其他等人的多多少少一些作品。可是，世界上难道有一國語文，沒有几部典范的艺术

① 艾明(1735?—1770)，俄小說家和杂志編輯。

② 格林卡(1776—1847)，俄詩人和杂志編輯。

③ 希勒哲(1735—1809)，德历史家。

④ 艾凡茲(1781—1830)，德历史家和法学家。

⑤ 卡倩諾夫斯基(1775—1842)，《欧罗巴导报》后期的編輯，莫斯科大学史学教授。

⑥ 斯威庆，俄保守派文人。生卒年月不詳。

⑦ 法文：文学杰作。

⑧ 赫姆尼采(1745—1784)，俄寓言作家。

⑨ 奥賽罗夫(1769—1816)，俄剧作家。刻意模仿法国古典主义的悲剧。

作品，縱然是民歌也罷？俄国面积超过整个欧洲，人口超过任何一个个别的欧洲国家，在这新的羅馬帝国里，出现了比塞爾維亞、瑞典、丹麦及其他小国家为数更多的有才能的人，难道有什么可惊奇的嗎？一切都是理应如此的，可是由此决不就说明我們有了文学。

可是，还有第三种意見，和前面两种意見都不相似。根据这种意見，文学是这样一些文艺作品的集合，这些文艺作品是人們自由灵感和协力的（虽然不是約定的）努力的結果；这些人是生而为艺术，仅仅为艺术而生存，离开艺术就无法存在的，他們在其优美的創作中充分地表現并复制着他們在其中生活、受教育、共同过一种生活、共同作一种呼吸的那个民族的精神，在其創造活动中把那个民族的內部生活表現得无微不至，直触到最隱蔽的深处和脉搏。在这样一种文学的历史中，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跳跃；相反地，在这里面，一切都是首尾貫串的，一切都是自然的，沒有任何由于外銖影响而生的强迫的或勉强的轉变。这样的文学不可能同时又是法国的，又是德国的，又是英国的，又是意大利的。这个意見并不新穎，早已說過不知千万遍了。似乎用不着再重复。可是嗚呼！有多少平凡的真理，在我們这里还得每天大声疾呼地重复說給大家听啊！在我們这里，文学意見是脆弱而动摇的，文学問題是曖昧而費解的；在我們这里，某人对《浮士德》第二部表示不滿，另外一个人却把《黑妇人》讀得津津有味，一个人大罵《路克萊斯·蒲琪亞》^①的血的恐怖，成千的人却在欣賞布尔加林和奧爾洛夫^②二君的长篇小說；在我們这

① 雨果的一个剧本。別林斯基对这个剧本的評價是不高的。

② 奧爾洛夫(1790—1843)，俄俗流文人。